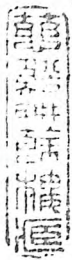


楊氏易傳卷之一



積善齋公乃昌成書



宋寶謨閣學士慈谿楊簡著

明後

學廬陵

豫章陳道亨

校

漳浦林汝詔

豫章饒伸

今校

今易經乃漢費氏所傳古文而不立於學者劉向以中

古文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

古文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謂上經下經錄大象小

象乾文言坤文言上繫下繫說卦存卦雜卦是氏六

儒謂素直專以聚象文言參解易文以聚象文言

卦中者自董氏始不然則其徒陳元鄭康成之為歟

穎達謂詞輔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

附當爻則董氏初變紀古制特猶今乾卦聚象繫卦之

末歟後氏之易曰連山連山者以重艮為首商人之

易曰歸藏歸藏者以重坤為首周人之意曰以重乾為

首周禮大卜之官曰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則

卦之重也又矣先儒謂文主重之非也孔子之時歸藏

之意猶存故曰之末而得坤乾焉於戲戲至哉合三易而

觀之而後八卦之妙大易之用混然一貫之道昭昭於

天下矣而諸儒言易率以乾為大坤次之震坎艮巽離

又次之噫嘻末矣易者一也一者易之一也其純一

者名之曰乾其純一者名之曰坤其一雜者名之曰

震坎艮巽離純其實皆易之異名初無本末精粗大小

之殊也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乎思亦曰天地之道

其為物不二八卦者易道之變也而六十四卦者又變

化中之變化也物有大小道無大小德有優劣道無優

劣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盡在吾性量之中而天地

人物之變化皆吾性之變化尚何本末精粗大小之問

雖說卦有父母六子之稱其道未嘗不一也傳曰百姓

日用而不知君子小人之所日用者亦一也惟有知不

知之分

亨

潛

三三乾下乾元亨利貞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

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

无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群

龍无首吉

夫道一而已矣三才一萬物一萬事一萬理一唐虞之

三事曰正德德曰利用曰厚生厚生者養生之事利用者

器用於人為利是二者皆有正德焉故大禹謨曰正德

利用厚生惟和和同也卜筮者民之利用聖人繫之繫

因明人之道心是謂正德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孔子

曰夫易聖人所以崇德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

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明三才皆易之道崇

廣廣效法蓋以人心未能皆悟本一之妙始因情立言曰

效法而進至於果與天地相似無間則自信其本一矣

此心人所同有故易之道亦人所日用也繫曰百姓日

用而不知惟其不知故皆吉趨趨凶大哉易乎天之所以

高明者此地之所以博厚者此人之所以位乎兩者之

間與夫萬物之所以生生而不窮者又此三才中萬變

萬化至於不可勝紀無非此某之所以變者此某之所

以說講與今在堂之人所以聽者亦此所以事親者此  
所以事君者此所以事長者此所以臨下所以使民所  
以應酬萬端皆此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乎此包儀氏  
深明乎此既不能言又欲以明示斯世與萬世而無以  
形容之乃畫而為一於戲戲庶幾乎近似之矣是可畫而  
不可言可言而不可議但覺其一而不二一而能通夫  
孰得而測識又孰得而究窮必三畫而成卦者明乎所  
以為天者此也所以為人者此也所以為地者此也是  
為三也聖人又欲以發明其道繫之以辭曰乾言乎此  
至健健至剛且萬古而未嘗息也然則坤何以一清濁未

分混然而已迨乎重濁嚴凝而後清濁始分而為二然  
所以為清者此也所以為濁者亦此也坤者兩畫之乾  
乾者一畫之坤也早思曰天地之道其為物不二乾聚  
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繞天繼言品物流形各正性  
命則地之所以發生萬物者畫在其中矣今為渾天之  
說者地在天中則合天地一體而已矣但因重濁故言  
地因卑故言事言臣有尊有卑有清有濁清陽濁陰君  
臣夫婦未嘗不兩故坤必一坤者兩畫之乾非乾道之  
外復有坤道也故曰明此以南面南堯之所以為君也明  
此以北面北桀之所以為臣也難者曰乾坤之道果一則

蘇何以有大哉至哉之分應之曰大哉至哉所以致君  
臣之辨所以辨上下之分而坤又曰直方大又曰以  
大終也是坤亦未嘗不大有以明乾坤之實未始不一  
也不然則孔子何以曰予一以貫之中庸何以曰天地  
之道其為物不二天地與人貌象不同而无二道也五  
行萬化變態不同而无二道也坤者乾之耦者也震坎  
艮巽離兌乾之變錯者也無二乾也一言之謂之乾兩  
言之謂之坤八言之謂之八卦又別而言之謂之六十四  
卦又謂之三百八十四爻又謂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又謂之無窮皆此物也三畫之卦何以重為六天有陰

陽地有剛柔人有仁義未嘗不兩也皆此道之變化也  
變化云為清明有常謂之仁其間咸得其宜謂之義其  
節謂之禮其和謂之樂其知謂之智言乎其健謂之乾  
言乎其動謂之震言乎其入謂之巽言乎其隱謂之坎  
言乎其麗謂之離言乎其止謂之艮言乎其說謂之兌  
言乎其亨謂之屯言乎其始生而蒙謂之蒙其變無  
窮其言亦無窮皆此一也言乎此不可以加毫髮焉不  
可以損毫髮焉謂之中言乎此不可以人為參焉謂之  
天言乎其變化不可測度謂之神其得謂之吉其失謂  
之凶其補過謂之無咎其始謂之元其通謂之亨其

謂之利其正謂之貞其在乾之爻則謂之九其在坤之  
爻則謂之六乾何以九坤何以六一二三四五三天數  
之一三五是爲九兩地數之二四是爲六也是五行之  
生數也天地之本數也五行者此一之變化見於水火  
木金土者也無二道也故所以用九者此道也所以用  
六者此道也九爲陽爲剛六爲陰爲柔陰陽剛柔雖不  
同而用則一也能用九而不爲九所用故在下則能濟  
不爲陽剛所使不爲才智所使而能勿用能用九而不  
爲九所用故在二則能見不過而躍又不固而潛能善  
乎世而人皆利見之能用九而不爲九所用故在三則  
乾乾能惕故雖危厲而無咎能用九而不爲九所用故  
在四或躍而不敢必於進或之者疑之也淵者退處之  
所也故無咎能用九而不爲九所用故在五則能飛能  
使天下利見而致大人之德業惟上九不能用九而爲  
九所用爲陽剛所使故以貴高自居而不通下情故動  
則有悔若大有之上九亦上九也而能用九不爲九所  
用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大有之上九乃取超然乎萬  
物之上之象所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故言乾之上  
九則取剛過之象故亢而有悔龍神物變化不測濡澤  
博施有聖王之象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而後

足以君天下故乾爻皆取龍象大人即聖人故二五  
言天下之利見其有居二五之位而天下有不利見之  
者非大人也皆尊仰之之謂見皆蒙其澤之謂利周  
係如辭孔子作象辭而或曰大或曰至一也用九之道  
雖發見於諸爻諸陽而不見其為首不見其為首者已  
私不形意慮不作洞然自然不見其首也意慮微作則  
為私為己好剛好進安得不為首所謂用九化百九十  
二爻之九皆同此用也舉一而知百九十一也舉一而  
知萬也坤之用六亦同此也乾坤之名不同而用則無  
二也故曰通乎一萬事畢右釋卦爻雖則云然所筮事

情不可勝紀其應萬變不可執一厥後卦爻皆然神應

切中占者自知

緣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  
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筮而得乾之卦者君也父也夫也聖人也或進於聖人  
之道者孔子作乾緣雖多言天然孔子專意明人之道  
心使專言天而不及人則何以明道出教為無益之辭  
矣當先明孔子斯旨孔子欲使為君為父為夫者或進  
於聖人之道者觀之曰吾得斯卦果大乎果元乎果萬

物之所資始乎果能統天乎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果  
之道乎終始六位兼龍變化物皆正性命合大和果  
吾之所有乎天乾即吾之剛健中正者也豈獨天有之  
吾無之孔子欲無言以天何言哉曰時行焉百物生焉  
為比上繫曰與天地相似又曰範圍天地曲成萬物中  
庸曰聖人之道發育萬物三才一萬理一自孔子曰乾  
坤其易之門邪學者遂謂易大而乾坤小誤矣周易乾  
坤為首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易道於是乎出生無窮  
故曰門非謂易與乾坤異體也名稱不同爾自其統括  
無外運行無息言之故曰乾自其勢專而博厚承天而

發生言之故曰坤推窮其本始故曰元又言其亨通故  
曰亨又言其安利故曰利又言其正非邪故曰貞總言  
變化而無窮故曰易非乾自乾坤自坤元自元亨自亨  
利自利貞自貞也一體而殊稱也一物而殊名也夫三  
才混然一而已矣何為乎必推言其本始也民生噉噉  
安知易道氣雖即道人惟知氣而不知道形雖即道人  
惟觀形而不觀道事雖即道人惟見事而不見道聖人  
於是乎不得不推窮其始而有元之名且天行之所以  
剛健運化而無息者其行其化何從而始乎始吾不得  
而知也始吾不得而思也無聲無臭不識不知無思無



爲我自有之其曰大哉乾元所以指學者明道之路也  
知始則知終矣知本則知末矣始終一物也本末一致  
也事理一貫也非事外有理也非理外有事也曰事曰  
理曰本曰末曰始曰終皆常人自分裂之自立是名君  
子不得而騖遠之亦姑從而爲是言也明者自以爲本  
一也不明者自以爲實不可一也人自不一易之道本  
無方無休體無限量無所窮盡謂之曰大哉是宜曰大哉  
是故萬物之所資之以始者也是固足以統括乎天者  
也物即乾元而曰物之元以始者以人滯於物導人思  
其所始於是而忽覺焉則乾在我矣無所不通矣天即

乾元統乎天者亦以人執乎天故導人使因天而思其  
所以統之者於是而忽覺焉則天在我矣雲之所以行  
者我也雨之所以施者我也而人不自知是亦可言亨  
也而貫之曰乾元者元即亨之始亨即元之發體一而  
殊名曰元曰亨無不可者貫之曰乾元所以明四德之  
一致也有乾則有事物有終始亦有始終初始也上終  
也天道之始陽氣潛藏天道之終至於六陽與特借極  
人道之始潛而勿用人道之終亢而有悔則昏不亢無  
悔則明六位於是隨時而成是爲六爻乾道天象變化  
曰龍六爻曰六龍乾元氣不爲氣所體乾道天象變化

能用陽剛所用乘時變化非思非爲各正性命物物  
妙感者自離不離爲合爲保爲和爲利爲貞使其本不  
一何以能和使其本不一何以能合物各得其時  
得其宜用得其利氣致其和是謂利是道至正是道非  
邪是爲真道之正者无不利用之利者無不正故利即  
貞貞即利利貞即元亨夫道一而已矣是道超出乎萬  
物之表故曰首出庶物是道能致萬國咸寧故曰萬  
國咸寧脊出庶物似言天萬國咸寧似言人學者觀之  
疑不可聯言合而言之所以明天人一致使學者不得  
而兩之知天人之本一則知乾矣彖既釋卦辭又特發

此肯聖人之致教深也屯之天造草昧宜建侯言人合  
而一之亦明天人之強一致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君子之所以自強不息者即天行之健也非天行之健  
在彼而君子做之於此也天人未始不一也孔子發憤  
忘食學而不厭孔子非取之外也發憤乃孔子自發憤  
學乃孔子自學忘食不厭即孔子之自強不息此不可  
以言語解也不可以思慮得也故孔子曰天下何思何  
慮孟子亦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  
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天其長也

無不知敬其兄者。今夫人之良心愛親敬兄，事事盡其  
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仁義禮智，迭出互用變化云為，此  
豈學而能慮而知哉？子思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亦頗得此肯然，猶未得其真。何以知其未得其真？不曰  
誠者自誠而曰自成，是猶有成之意，是於誠實之外，復  
起自成之意，失其誠矣。故子思之中庸篇多至誠於誠  
之上，加至一言，亦復其意。不如孔子曰：主忠信，忠信即  
人主本。大戴記孔子之言謂：忠信大道，何深何淺，何精  
何粗，微起思慮即失其忠信矣，即失其本心矣。子思益  
習聞孔子之訓而差者也。大道簡易，人心即道人不自  
明其心，不明其心而外求焉，故失之。孔子曰：為人由己  
而由人乎哉？又曰：克己復禮為仁，能己復固有之禮則  
仁矣。皆非求之外者。孔子又嘗告子思：心之精神是謂  
聖明乎？此心之未始不善，未始不神，未始或息，則乾道  
在我矣。不曰乾而曰健者，所以破人心之定見，使人知  
夫乾者特一時始為之名，而初未嘗有定名也。故又曰：  
健，八卦皆然。六十四卦亦然，即一可以知百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人之所以不能安於下而多有進用之意者，動於意而  
失其本心也。人之本心至神至明，與天地為一。方陽

在下陽氣寂然安於下未嘗動也人能如陽氣之在下  
寂然無進動之意則與天地為一不失其心矣是之謂  
得易之道不能安於潛而有欲用之意者必獲咎厲必  
凶是謂失易之道

見龍在由德施普也

九二居下卦之中亦得位矣雖非尊位亦可以見諸施  
行可以及物然人心於此逐乎物而擾者多矣其能  
發於德者有幾有德之施安止而自應如天地之施生  
四時之變化斯為德之施斯普是謂龍德是謂得易  
之道

終日乾乾及覆道也

乾乾皆道及覆皆道也君子終日乾乾至於夕而猶然  
亦皆道也喜怒哀懼皆道心之妙用彼百姓日用而不  
知者因物有遷則其恐懼必至於交攝上下反覆必至  
於擾擾豈能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未可謂之  
得易之道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人皆欲進惟得道者未嘗有欲進之心人之本心是謂  
道心道心無體非血氣澄然如大鏡隨感而應如四時  
之變化故當躍斯躍當疑斯疑無進之心故雖躍而

未離於淵故舜之歷試也已為眾望之所歸已為帝心之所屬而寧從容於其間鼓琴二女侍若固有之舜心未嘗動毫髮意念也故讓於德弗嗣未嘗有必進之心此非為讓也如此而往何咎之有故曰進無咎或躍在淵非道心之已明者不能苟惟不然其心微動人已不服觸物違道咎立至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孔子曰古人有天下者必聖蓋天地之間凡血氣心知之屬羣分類聚各有所欲其勢必至於爭爭而不已必至於相傷其甚者至於相殺相亂其勢必相與為公以求決於公明之人所是所至谷有所主長至於其所主

長者又不能無彼此之爭疆理之訟於是又求決於尤公尤明之人於是乎有國君而諸是君苟未至於聖則亦莫能相尚其久也不能無事其緒世不能皆賢以不能皆賢不能無爭之君而相與比鄰其勢必至於爭不已而相爭相伐於是又相與為公推其有大聖之德者其尊事之為大君立為天子然則非聖人則不足以當此位曰大人造者言此大人之所造為非大人則不足以有為大人者聖人之異名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大道正中無過不及亢龍過之焉可久也日月星辰  
暑則衰天道不能違而況人乎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九陽剛之物也崇高之位陽剛之才皆九也人皆為位  
勢所移為資才所使是為九所用不能用九者是為天  
德能用九者中虛無我何思何慮是謂本心是謂天德  
意動則為首則有我是謂人而非天非易之道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  
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  
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

貞

歐陽子謂此魯微子之言遂謂文言皆非聖人之言則  
過矣後漢雖大惡而其言之或合乎道則聖人不以人  
廢言今惟當以正道斷之謂元為善則無害謂為善之  
長則害道道一而已矣元亨利貞雖四而實一聖人患  
人之昏昏無從啓之姑使究原本始使知變化云為之  
所自出則知無所不通之道矣故聚舉其大體曰乾元  
利謂元異乎亨與利與貞也今謂元為善之本則可枝  
葉皆生乎根本今謂之長則截然與少異體即害道  
矣故當如下言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此得於聖人之

予會通而嘉則善矣與物會而不善焉何能事利者  
之和合失義則害隨之矣何以能利貞正也事以正成  
故曰事之幹孟子曰仁人心也君子覺此心思之所自  
出則乾元在我矣彼百姓日用而不知爾不必言體仁  
長人之病生於善長君子先覺我心之所同然君子先  
覺衆人後覺爾君子所以與物會通者無非此心之誠  
故誠敬之有節文者世謂之禮故曰合禮自與禮文合  
非求合也求合者偽而已矣非吾心之禮也君子致利  
利物而已利物而公无非義貞而不固事未必濟貞固  
不變斯足幹事言其不邪謂之正言其和義謂之利言

其嘉會謂之亨推其本始謂之元名四而實一此言四  
德辭皆分裂至於言君子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  
則天人一道此一得諸聖人者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  
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龍德君德也有君德而在隱是謂潛龍身在乎潛是天  
命在潛則義當潛而不當見也雖大龍未為世所變易  
而輕動其心以出不使名學之著雖遯世屏處而無悶  
心雖不見是於世亦無悶心樂則行之時忽變而可

則行可以行道及物業矣非私樂也愛則違之於世  
不可行終不見是不見知則與世相違道不可行世  
可愛非私愛也確乎其不可拔非作意固守也義不可  
行而止而人以為不可拔也苟作意而守其守必不同  
不作意而惟意之從則可拔矣夫是之謂力  
之道夫是之謂潛龍之道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  
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龍德一也在初則言其隱在二則言其正中隨及象行  
著而言之非謂潛龍無正中之德也二言其記錄之差  
與攷古志記同而微異者見記者之一得一失厚驗之  
此二居下卦之中於是乎發正中之義正不邪中不偏  
乃道之異名天道甚邇不離乎庸常日用之間庸言而  
不至於失信庸行而不至於失謹起意皆為邪邪不作  
是為閑邪誠信也忠信之心即道心人心即道惟日用  
或有邪思誠之故足以敗其誠心邪閑則誠存矣九二  
既出而見於世故有善世之功不伐者私意不作故也  
有功而伐皆因意念之動動斯思邪矣斯伐矣德博斯  
化不博不化德性未始不博何思何慮何際何畔意動



則窒則蔽則不博矣意動則伐矣人將不服何以能化  
德博而化君德斯著於是申言之非謂濟龍无君德也  
庸行不必作去聲凡平常微有行動即謂之庸行如此  
則無斯須放逸矣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  
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  
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仕而  
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三居下卦之上進之象焉故發進德之義已有德矣  
自此而往當何如忠信而已不可復有所加也忠信者

本心之常即道心也孔子曰主忠信明乎忠信即主本  
苟於忠信誠實之中而微動其意焉則爲支爲離爲陷  
爲溺爲昏爲亂誠能不失本心之忠信如文王之不識  
不知無非帝則如孔子之無知也而萬善自備今人乍  
見孺子將入井自然有惻隱之心其見非義自然有羞  
惡之心其事尊上與賓客自然有恭敬之心其不敢侮  
鰥寡不敢失於臣妾亦自然有敬心其餘應酬萬物自  
然知其爲是爲非是是非非是爲智恭敬是爲禮羞惡  
是爲義惻隱是爲仁與夫動靜云爲變化萬端無非善  
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進德如此皆忠信而已矣何者

忠信者道心也道心無所不通無所不有德之見於  
物行事者謂之業應酬交錯無情萬變相刃相靡君子  
居其間順物徇情造次發語往往隨世隨流不無文飾  
私曲不無失信世俗習以為常以為不得不如此不如  
此將取禍若此情偽古今同情不知其漸盡忠信君子  
於是有脩辭使不至於忤物又不至於失信於交錯應  
酬擾擾萬變之中而忠信純一無間無雜則無非德業  
不至於墮敗矣故曰居業居有安居不動之義若出入  
情偽豈不豈安不保其不敗也進德脩業此萬世之通  
患不可不謹表記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又曰  
口惠而實不至怨蓄及其身小雅曰盜言孔甘九三下  
卦之極上下之際乾德居之卦三猶臣體四則有君體  
矣方其在三知其可至而至之者曰知幾知其可終而  
終之者曰存義一也惟義所在君子無適莫也至則堯  
舜禹終則伊周舜視天下如敝屣顏子簞食瓢飲而樂  
以崇高富貴微動其心者君子之是故居上位而不  
驕在下位而不憂其乾乾乃其未始有荒怠其惕乃其  
因特之危而惕皆應酬變化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  
代明如此則雖處危疑之地何咎厲之有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抑也

進退无恆非離群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以爲上則非君以爲下則非臣故曰上下無常此非常  
之位也然而未嘗有邪心恆久也進退遠不久此非久處  
之地其進其退亦無離群之心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苟有離群而進之心是動於思爲爲邪爲咎君  
子進德脩業應時而動當進而不進是爲失時亦爲失  
道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斯爲乾道斯爲易道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  
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不  
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三才雖同體而其同類者相應無違日月星辰此天之  
類故常親附乎天山川草木此地之類故常親附於地  
人居天地之間凡血氣生之屬皆其同類者所患聖人  
不作耳聖人作則萬物感應作而物不應者非聖人故  
也故君子不可求諸外當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  
之矣喪世之君往往率求諸人多方設術以治之而人  
愈不服孔子深察斯情故諄諄設喻重複言之所以明  
聖人作則物無不應人君必求諸己不可求諸外也不  
可罪民之頑而不可化也不可嘆當世之乏才共理也  
有聖賢之臣何世不生才惟聖知聖惟賢知聖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亢龍君德之失也惟聖罔念作狂聖狂之分一念之間

耳唐虞之際君臣相與警戒規正何嘗敢有自足自聖

之意恃其聰明睿知而自以為足不復詢謀於眾忽累

愚賤則動必有悔孔子推言至於無位無民無輔欲其

無忽也未章雖言知進不知退知存不知亡猶以聖人

為言則知此爻所以明聖賢之過所以止言有悔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

在淵自誠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

用九天下治也

潛龍勿用見龍在田隨在而有所安舍也時在下之位

故也飛龍在天在上而治天下也曰下曰時舍曰行曰

自誠曰上治靜觀辭氣無非隨時泛應虛中無我五爻

之辭不同而一旨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亢亦無非道

者此易道之災者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非乾元則豈

能用九而不為九所用能用九則無思無為如日月之

照臨如水鑑之燭物隨隨時而應各當其所在初而潛

在二而見在三而惕在四而躍在五而治在上而不亢故

曰天下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  
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  
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前皆言人事此多言天道陽氣之潛藏即人之潛隱勿  
用也天下文明萬物化生即君德之見也或有有本此  
十二月之說或以九二為丑月或以九二為寅月丑月  
則斷無文明之狀寅則稍有文明之漸矣善讀易者正  
不必如此拘執配之於月乾道無所不統無所不通惟  
以天下文明見龍之類兩與時偕行此言天人之合  
時者天也九三之乾乾行事亦隨其時而已矣亦不必  
配月配月則牽彊拘執乾道乃革四升君體變之大者  
然不以此為人事而非天道故曰乾道乃革謂乾道之  
變革也知天人之無二則可以與言易矣凡天道之有  
變即九四之或躍聖德與位而為二則位非天位德非  
天德一以貫之曰位乎天德斯為大易之道斯為飛龍  
在天此非訓詁之所能解也非智思之所能道也三才  
一體萬物一體悟曾子之臨臨則漸窺之矣悟孔子風  
雨霜露之無非教則知之矣與時偕極則雖處乎上之  
位而不亢矣一以貫之則人即時時即人隨時立言欲  
使讀者稍可曉則曰與時偕極與時偕行果能道此則

自一矣凡此皆所以明乾元用九之道潛見飛躍皆有  
其則不可亂也故曰乃見天則非人爲故曰天則苟曰  
人之所爲者少非天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  
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  
發揮旁通情也時<sup>義</sup>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至哉聖言非聖人豈能道此元亨利貞前既裂而四之  
矣今又合而一之與夫<sup>繫</sup>言乾元以統亨利貞之旨同  
也夫天地間安得有二道哉苟分元亨利貞以爲是四  
者而非一則亦安能知元亨利貞哉元曰亨曰利曰貞

如言金曰黃曰剛曰從革曰扣之有聲也豈有二金哉  
又如言玉曰白曰瑩曰潤曰扣之有聲也豈有二玉哉  
人能反求諸已默者神心之無體無方无所不通則曰  
元曰亨曰利曰貞曰一曰四皆所以發揮此心之妙用  
不知其爲四也歐陽子方疑其前後異同非出於一人  
之言正吾之所歎息以爲縱橫皆妙者也性情者乾元  
之性情也元亨利貞皆性情也故又曰乾始能以美利  
利天下變元而曰始又通之於利則貞可知矣是道也  
何所不利儻曰利於此不利於彼利於一不利於十百  
千萬則何以謂之乾何以謂之易乾者易之異名元亨

利貞亦易之異名故又云元始與獨曰乾无不可者大  
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七德者非果有七體亦  
猶言玉之白瑩潤言金之黃剛革乾無體無則不可得  
而屈故曰剛有體則有息無體則無息無息故曰健今  
夫行之所以健而無息惟見日星之運轉爾初無天體  
之可執設有氣象亦無其形設有其形不睹其機天行  
若可睹其所以運不可睹此不睹者何所偏倚故曰中  
人惟動於意欲故有不正此不可睹者無思無為故無  
不正故曰正人惟動於意欲故不純不粹不精此不可  
睹者無思無為安得而不純不粹不精六爻皆所以發  
揮潛見飛躍之正情也至於上之亢則情之邪者若夫  
正則與時皆極不為亢矣使亢者能內省亢情之無體  
則乾元在我何亢之有特乘六龍以御天也龍與天若  
可睹乘而御之者何形之可睹雲行雨施天下平也此  
孰非乾道之變化也此孰非聖人之所發育也易曰乾  
圖天地之化中庸曰聖人之道發育萬物此非空言也  
實說也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  
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潛有二義有已德已感時未可行而潛者有德未成未

可以推而及人而濟者此言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  
德性雖內明而未能見之於行者有之日至月至者有  
德者日至則寂然不動能行之一日一日之外不能無  
違月至則寂然不動行之一月一月之外不能無違不  
能無違則猶未足以盡精一之至則發諸容體見諸行  
事不無闕失未能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凡此皆德隱而  
未著行而未成是以君子不敢遽用於世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  
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不可以不博不博則偏則孤自夷惟不博學故後雖  
至於聖而偏於清柳下惠惟不博學故後雖至於聖而  
偏於和學以聚之無所不學也大畜曰君子以多識前  
言往行語曰君子博學於文學必有疑疑必問欲辯明  
其實也辯而果得其實則何患不寬何患不仁然聖人  
垂訓所以啓後人後人問辯未得其實而自以為實者  
多矣故諄復而誨之誨之以寬則凡格於己私執於小  
道者庶具有警孟子曰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  
猶未足以盡寬之至大傳曰範圍天地之化庶乎其寬  
矣然此猶可以言而及可以言而及者猶有涯畔未足  
以盡寬之至孔子曰言不盡意孔子諄諄告明君子曰



毋意又自謂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非訓詁之所能  
非心思之所及然則寬即仁仁即寬而聖人復言仁者  
人之學道固有造廣大之境未盡其妙而輒止溺於精  
虛無發用之仁故子曰仁以行之如四時之錯行如雷  
電風雨之震動變化而後可以言仁未至於此則猶未  
可以言仁也九二正言君德故於此復詳言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  
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  
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在他卦重剛而不中必有凶而此則雖危疑而無咎者  
乾乃聖人之德重剛則剛健之至德他人之重剛則為  
剛過此之不中乃謂所居之位不中他人之不中為德  
之不中隨卦象而見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皆非龍之  
正位故危之九四則外之上休故又曰中不在人故或  
之或之者疑之也惟其疑故無咎如不復疑而必於進  
則天下事固有不可必者方舜既歷試猶讓于德舜心  
如天地如太虛誠無意無必故天下咸服而無咎九三  
因其時而知之聖人於此亦未嘗曰吾如是而動也如  
四時之錯行如雷電之震動如水鑑之照物故曰因時  
而惕非心思之所及非訓詁之所解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  
與鬼神合其吉凶也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  
違而况於人矣况於鬼神乎

九二在下之大人九五在上之大人大人者聖人之異

名天下咸利見之何獨此二爻乾者聖人之象餘爻亦

以乾欲明他義故不及之世皆睹大人之形不睹大人

之神世皆知大人之恩為不知大人之恩為之神孔子

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曰心曰精神雖有其名初無其體

故曰神無方易無體體非神自神易自易易心自心也是三

名皆有名而無體體莫究厥始莫執厥中莫窮厥終天吾

之高地吾之厚日月吾之明四時吾之序鬼神吾之吉

凶其謂之合也固宜其謂之弗違也又何疑故大傳亦

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允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

喪其惟聖王肅本作愚然以此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

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爻象曰盈不可久其過尚小此所言其過大矣日月至

明雲氣翳之即失其明惟聖罔念即可作狂故禹戒舜

以無若丹朱傲西旅獻獫狁保作書以戒武王深知聖

狂不過一念之間禹曰安汝止深明微不妄不止則動

而逐物物蔽之而昏遂至於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  
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故古之聖人恐懼兢業常以克  
相規不敢怠荒也其有雖曉達事情亦或知進退存亡  
而不本於道心則不保其不流而入於邪惟聖明白四  
達道心不動故常不失正故兩言其惟聖人乎以發明  
之右所釋卦爻之義亦詳矣而子曰書不盡言筌者事  
情無窮卦爻所應亦隨事而變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  
爻皆不可執

楊氏易傳卷之一

楊氏易傳卷之二

宋寶謨閣學士慈谿楊簡敬仲著

明後

學廬陵劉日升

校

豫章陳道亨

津浦林汝詔

豫章饒伸 全校

坤下  
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入

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元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

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而

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字貞之吉應地元

疆

乾坤之道一也分陰陽而言之則乾為天為君為父為  
夫坤為地為臣為母為妻傳曰明此以南面君之所  
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臣之所以為臣也天地一氣乾坤  
一道推本而言謂之元即乾元也而有至哉大哉之異  
稱者姑以此著君臣夫婦之辨其實一也坤畫即乾畫  
之兩者耳未見其為異也所謂乾之一畫亦非乾果有  
此象象也者象也姑以象夫易道混淪一貫之妙而已  
所謂乾者如此所謂坤者亦如此至哉者極至之稱乾

亦可以言至坤亦可以言大謙曰含弘光大六二直方  
大用六來貞以大終也中庸曰天地之道其為物不二  
萬物自何而生雖曰因地而生未變未甲物安在哉是  
謂元物生於地既於地矣地形在下其謙承天乃順承  
天乃者有所因之辭乾坤雖一天體至大無所不統故  
乾象曰乃統天地在天中勢卑而承天因其卑而承天  
故象曰乃順承天于以明乾坤之道一凶形變用是謂  
並行而不相悖坤厚載物地厚載物也惟坤以道言地  
以形言其實一也道即形形即道無疆之形即無疆之  
德惟坤以德言地以形言人言有二易道則一故曰

合無疆地廣無疆萬物化生不可言孔子曰地載神  
氣神氣風霆流行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孔子以此教學  
者故其言精易之象辭孔子以教筮者故其言顯因人  
心以爲二故合之教亦多術矣易本占筮之書古神聖  
之設教知空言難以告人因民生之所利用因致其教  
因以發神明之德因以通萬物之情書曰水火金木土  
穀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是謂六府三事所謂利用  
即范金合土剡木剡木之類所謂厚生即水火穀足以  
養生之類凡皆生民之所日用聖人因其日用而致正  
德之教使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之類皆因厚生而

教以正德器有常制不苟不侈之類皆因利用而教以  
正德至於易筮而教以正德五帝三王所以致化之速  
者因民生日用教之也周衰此教墮矣而況於秦漢而  
下乎坤元無所不舍藏豈不甚弘萬化廣生光言其如  
日月之光凡光雖及物而無所思爲此言坤德以明人  
心一貫之妙易多言光曰輝光曰不習無不利地道光  
也曰光亨曰光明晡所以明道品物咸亨無非妙者林  
林皆妙職職皆元牝馬地類行地無疆牝則乖矣雖  
必彊強臣道妻道順正而行柔順而貞其利無疆柔而不  
貞爲曰回爲邪爲諛爲懦君子不行君先臣後夫先

當後而先為迷，為失道。君為臣之主，夫為妻之主。

而得主利莫大焉。君臣之分，夫婦之序，是為天秩。是為

天常。坤後為順，是為得常。得常則利，失常則害。是常非

粗，是常即道。萬世攸行，西南得朋，乃與類行。巽離坤兌

皆陰卦也。是為陰類。東北之卦，乾坎艮震，皆陽類也。故

曰：喪朋，女舍其陰類而從夫。之陽，臣舍其私朋而從君。

之陽，雖失其朋，乃終有慶。安正則吉，失正則凶。無非道

者，正則為利，為吉。邪則為凶。得此道則安，則正，而不

安於道，猶失禹曰：安汝止人之本心，是謂道心。本正正

無實體，以不動名。動斯不安，必至失正。事不安，正必

臣不安。正必凶。地之所以博厚無疆者，以其安正也。寂

然不動，非安乎？不動而順，非正乎？惟其安正，是以無疆。

即其無疆，知其安正大抵道之正者，自然廣大。自然無

疆，故曰：安貞之吉，應地無疆。人之安貞，即地之安貞。地

之無疆，即人之無疆。三才之名，形不同，三才之道之

實同人。人之自視，其安正未能與地為一者，猶未可以言

安正也。自視未能與地之無疆相應為一者，亦未可以

言安正也。安貞之吉，似言人應地無疆，似言地而聖人

合而言之，正以明三才之一致。亦猶乾象言首出庶物，

萬國咸寧也。

據尚書曰：此為最貞，既從此矣。他欲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勢在下其勢卑順故曰地勢坤君子以德博厚無疆  
無所不載為物所動者不足以言載物不足以言厚德  
君子之載物非作意勉強以順承之也非作意勉強為  
是不動也君子中虛心實無疆無疆則何所不容何所  
不載彼為物所動者妄立已私妄守塊然之意是塊然  
者與物為伍既已與物為伍矣則妄得不動無以順適  
吾意則動有以拂亂吾意則動恐懾疑惑腹擾阻繫十  
態萬狀且將為物所載矣尚安得而載物乎君子之厚  
德即坤之厚德有毫髮之異者終不足以言厚德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或曰衛北堅冰字陰始凝也剛

致其道至堅冰也

陽陽為君子陰為小人陽陽為善陰為惡惡之始萌戒不可

長涓涓不塞將成江河纖纖不伐將尋斧柯禹曰安汝

止安止則不動則不前矣舉隄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

萬幾幾微也念慮之始也或者謂萬幾萬物後世多事

尚不至於一二日而有萬事而况於唐虞之際乎念慮

則有之矣兢兢業業是為篤敬幾有善惡敬則幾善不

敬則幾惡智者於履霜而知堅冰之將至故兢兢業業

則曰未必至此故卒懼其禍君子以此治已以此治人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  
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三為陽陽有章之象六為陰陰有含藏之象爻著此象

聖人於是發此義臣之盡言於君含章疑其非道然臣

不可以自用用之者君爾用臣之言章臣之章皆自其

君匪由乎臣是故臣道當盡其終不當專其事君不可

輔則當去可輔則當順事雖有忠臣懷不能自己之心

至於專成犯禮非易之道也道心中虛無體無我無適

無莫惟義之從不能含章而喜於出己之長者已私實

作之也道心不如是也或者往往疑含章非正故聖人

教之曰可貞貞正也可者通上下之辭含章而盡道即

正矣其有未盡者故以可為言此立言之法也含章亦

非專於含藏時可發則發未可發則含藏無意無必無

我或之為言無必之辭也無成無終亦不可也無成有

終臣之道也天始地終君始臣終道之常也彼已私之

不能忘行自以為功自以為能往往以或從無成為懼

懾卑小故聖人正之曰此乃所以為智光大也聖人所

以明易之道也聖人每言光曰堯光宅天下曰文王

光周公光於上下易曰光大曰光明曰輝光曰君子之

光皆所以明乎道心不作乎意無思無為而為道者



也苟失乎此動乎意必昏必差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含章已爲人情之所難矣而况於括囊乎括囊則謹括而不發其中未能無已私者往往多不括雖知所括往往不謹已私中潛時一突發易道不如此道心清明無休無我發則發括則括何適何莫時不可發而必欲其取咎也必括則不發不發則無譽此事理之常彼未能無私意者往往耻於名譽之不聞此意一動又不能括故聖人又教之曰無譽言乎自無譽也聖人諄諄凡以消人之私意使之從道使之免禍兩人之私意殊難克故教之曰慎不害也上無陽明之君以六居四陰而又陰又無應括囊之象著矣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黃中央之土色故取以明中衣上裳下故取裳以明下五上卦之中有中象六陰體坤體有下象中者道之異名無偏無倚非道而何堯舜禹之相傳惟曰執中明此以南面堯之所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禹伊周之所爲臣也伊尹周公知終而終守臣位道在臣位也君上臣下下者臣位也臣體也能黃則能裳矣能中則能下矣既得中道心安臣位然必曰黃曰裳者合此二字

以明道為詳也其吉大矣大不足以盡之為其得  
故曰元吉五在他卦有君象在六四則視五為非明  
之君而此六五自發大臣之義易之為書也屢遷取象  
非一不可執固象曰文在中也者于以明君子之黃裳  
非作于外者由中而法動靜云為自得中道自安臣休  
皆中心之所為無毫髮疆勉飾外之意言文在中而不  
在外文者自然而生文非可以作而就也巧言令色足  
恭詐也非文也曾子與子貢俱入廡修容子貢先入閤  
者曰已告矣及曾子入鄉大夫皆避位公降一等而揖  
之曾子之文自中而子貢之文自外也雖極其恭敬之  
意而亦外而非中也此非訓詁之所能辨也非思為之  
所能及也聖人能格其端爾其昏其明在學者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文言曰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猶

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

地黃蓋謂陰而至於上六極其勢蓋舉天下純終為陰

幾於不復有陽矣然陽雖甚微名分則貴人心所不可

磨滅者猶在也為陰者致疑於陽慮其有變故戰當是

時人知有上六而已復知有陽哉聖人嫌惡其無陽也

故特稱龍以著其猶有龍在以明其猶有君在人心終

不忘其君不嗚侮也血陰物也又稱血以明上六也  
離後匿類及色也地色黃曰天曰土亦嫌於無陽故稱  
天稱土明其猶有陽也曰野曰地曰黃亦以明未離其  
類故稱野與血薰著陽陰之俱傷不獨陽傷也凡此數  
義已明已著故文言不復贅釋聖人爲此皆所以折天  
下無君之心所以明天下之大道君君臣臣道之正也  
龍戰之禍道之窮也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坤之用六即乾之用九是道也在乾則用九在坤則用  
六一也居九而爲九所用不能用九故至於亢居六而  
爲六所用不能用六故至於戰然則易之道豈可一日  
不明於天下哉道心無體何物驗之爲臣之失道者必  
至於失正貞正也知爲正者有矣未必能求於貞也不  
求於正亦失道也能貞能永是爲得道道心無體清明  
求貞微生已私即失之矣得道則利失道則害是道也  
大矣坤雖位利貞之道以大終也止以乾道爲天不知  
坤道之即乾者不足以與此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  
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坤之爲言乃道之至順之君非乾自有乾之道坤自有

坤之道非六十四卦各自有其道也一道而殊者六  
十四卦卦皆妙卦皆易惟其該易之道故有柔有  
剛不偏於一隅至靜而無所爲而其德方而不可轉易  
也有時午動動而莫禦其剛可驗厚重凝止不可轉移  
其方可驗疏愚昏始止此証亦猶謙益曰天道虧盈  
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智者通達乾坤一道雖於坤  
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亦無不可何必指事爲驗乾坤  
之道爲臣爲事不得此至柔動剛至靜德方之道則爲  
臣不盡忠爲妻不盡正道心無體無體可執非至柔乎  
立已私焉則不柔矣有體之柔柔則不剛無體之剛則  
不可屈義不可奪非動剛乎有體之靜未爲至靜暫靜  
復動無體之靜斯爲至靜真不動矣有體之方亦可搖  
動無體之方不可搖也真爲方矣道心無體隨體而著  
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  
行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未生乃含藏於  
坤道之中萬物既生非離於坤也萬物乃坤之化物者  
坤之物萬者坤之萬也坤之順卽乾之健坤之承天卽  
乾之統天坤之生物於春長物於夏成物於秋藏物於  
冬時行也卽乾之生物之長物之成物之藏物之時行  
也名殊形殊陰陽之氣殊而實一也惟其實一故陽

發於地而雪霜降於天故曰天地之道其為物不二  
其生物不測又曰道並行而不相悖譬猶人之目視耳  
聽手執足行心思而一人也苟惟不知一不惟不知乾  
亦不知坤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  
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  
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人性至善無不善者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  
也無不知敬其兄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  
之心其見有容孰不舉手致敬人性之善於此者有

而亦有所謂天惡者何也其端甚微始於一念之作爾  
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皋陶曰一日二日萬幾幾者動  
之微心動之始也心實無体常安常止安止而動其幾

必康不安止而動其幾不詳不安止之動如水上撓濁不  
復清明為昏為擾順流而下遂至於惡積而不可掩掩罪

大而不可解然則安得不辨之於早早者未動之初也  
未動則自清自明自安自止無体而發光至虛而用神

皋陶之所謂兢兢業孔子之所以發憤忘食顏子之

所謂好學皆所以蒙養保護乎此而非思慮之所及也  
其次則不遠復又次則率復亦危矣復大危亦聖

之所誠不克類復代日而放堅冰至矣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文辭曰直本無虧欠聖人慮學者直心以往率意而行為無忌憚之中庸故曰直與正也則不入於邪非直之外又有正也文辭曰方本無虧欠聖人慮學者直方不合宜故曰方其義也明方非執方而合宜非執方之外又有義也直方正義皆發明此道之異名非有四者也聖人又慮學者雖欲直而未能直故教之以敬敬則心不放逸自直矣直者本心未始不直未始或曲惟起意

故曲爾曰內曰外姑隨庸眾常情言之方非直之外復有所謂方也直心之發與外物按應酬交錯其直不改故曰方也直心而達於外不為事物所轉移應酬交錯變化云為無非義者故曰義以方外學者固有道心清明既直內矣及乎應物不無轉移此猶為德之未全故文言深明乎方外之義義者處事之名敬義立內外應酬交錯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斯為盛德故曰德不孤直方大雖然義不可奪足以明方而義又有中節之理此孔子所以發揮前言之所未盡伯夷柳下惠皆能直內方外矣能敬能義矣而於義之中節

有未盡猶未為盛德也猶未足以盡大人之至也此  
此方此敬此義非由外鑠我也皆我之所固有不容而  
能不慮而知習而能慮而知者所行必疑阻終不通  
所行不疑者如天地之變化雷霆散作風雨散施天地  
何疑之有吾亦何疑之有六通四闕變化皆疑起於  
意有意則有疑無意則無疑無疑之疑非言語之所及  
非心思之所到或者不察往往以為窮高極妙不可  
而至此不自知不自信者之所見不知聖人未嘗墮人  
之所無也聖言千萬皆以明人心之所自有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專道也臣道  
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無成而代有終地道之常也事理甚明而有不安於此  
越位犯分者已私主之於中也大道甚明私意亂之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  
言謹也

天地一氣也一數也一道也言時泰通草木蕃蕪賢人  
在位及時否塞饑饉荐臻草木衰滅賢人在隱括囊不  
發凡此皆大易之變不可以為此事且始避禍耳非易  
之道也事即道避禍即道其曰謹云者亦道孔子曰謹  
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中以釋黃之義也慮斯義未明故又曰通理下者臣之正位下者臣之體正位居體皆所以釋裳惟其通理故能居體非通理自通理居體自居體也道心一而已矣道心无體姑立虛名曰美曰中亦皆虛名微起意則意有倚倚則偏非黃中矣微起意則意已動已在外非其中矣中心无他惟誠惟實非意自中自正自卑自恭自有粹然溫然之容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自有黃裳之實矣夫然後爲美之至也作意則僞是故古之論禮者曰著誠去僞卑恭不出於中誠者終不足以致吉免咎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天之黃者天地之雜也天之玄而地黃坤文言畧者前已詳餘可通也